

女性艺术家的触觉有独特而细腻的一面,广州画院画家罗寒蕾、广州市美协山水画艺委会主任卓莎、青年画家傅郁云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铁生山水写生工作室画家刘爱红、广州美术学院城市学院教师谢莹等女性画家笔下的作品,均不同程度、不同角度地反映了她们作为女性非常独特的观看方式,并在作品中一一呈现。

## 广州画院画家 罗寒蕾:工笔白描把笔触美感提升到了绝对高度



■罗寒蕾  
溪水随君向北流

线实际上就是一种笔触。工笔白描把笔触美感提升到了绝对高度,除了反映式的描绘,更注重线条的形式美、抽象美,是作者的技术能力、艺术感悟与个人情感的完美体现。

工笔白描与音乐有许多相通

之处。线条的轻重缓急、抑扬顿挫富于变化,如歌如泣。形成或清亮或沙哑、或高亢或低沉、或明快或隐晦的音调节奏。我长时间盯着白色的宣纸发呆,直到上面浮现出清清楚楚的发丝,才用墨把它固定在纸上。有时我来不及捕捉那组头

发,就被打断。回来的时候,那组头发竟消失不见了,于是我继续发呆。

快乐的旅程从浓重的一笔开始,每一笔都是偶然的,充满各种可能;每一笔又是必然的,落墨前它已存在。

## 广州市美协山水画艺委会主任 卓莎:山水画必须打破一些“格律”的限制

我比较关注山水画中“游”与“居”的主题关系,并期望在创作中表达一种近似于“游”的自由感和审美境界。“游”不单是指游玩、游动,更是画家的审美精神,是悠游的心态,相比对真实客观的再现,更注重自身的心绪和情感。从而形成“目识心记”的观察方式,由此也决定了画面的建构方式。

在我看来,山水画必须打破一些“格律”的限制,回归到大自然的境界。于是,我尝试将大自然中最游离、最变幻、最逍遥的因素——光与影引入创作中。

传统中国画和画理对光的产生和作用早有关注,但中国画的“光”基本是形而上的,与西方绘画追求的写实的“光”不同。在创作上,我观察得更多的是自然界写实的“光”,



■卓莎  
白云过山峰-初夏

但是,这种光影描绘依据于自然,却不局限于现实,而是根据画面的虚实、布白需要来主动处理,使其为画面服务。有意识的、主观的、自由的处理,流光飞舞暗影浮动成为画面的一种结构,成为灵感的一处源泉。

中国画的笔墨是自由的,视点是自由的,结构亦可以是自由的。“有常理而无常形”。概括来讲,我追求的是“现实”与“意象”、“法度”和“意气”、“造境”和“游心”、“虚”与“实”的对比相生。

## 傅郁云:能征服我的只有猫咪

我怀疑,我是猫变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我从小到大都被猫的迷人、粘人、撒娇所征服。因为在我成长的路上被英国安德鲁·劳埃德·韦伯的两幕音乐剧《猫》、迪士尼的《猫和老鼠》、宫崎骏的《猫的报恩》,甚至游戏《汤姆猫》等等艺术作品所深深打动。因为种种原因 20 岁后我就没有机会再养猫。但对猫的着迷及热爱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拖延而减退。在 2015 年本人举办了油画精品个展后就着手满足我对画猫的心愿,开始我第一张猫的特写,用我的认知去完成猫咪的各种萌与酷,让猫咪和我一起伴随,相互温暖。

去年初春受到万木草堂王煦童馆长的邀请举办画展,但由于疫情暴发而终止,今年初,王馆长再次邀请我就一口答应下来。

中国传统有这样的说法,就是猫有九条命。这说明猫有顽强的生命力,具有一定灵力,或感知人类内心的想法。这次我一共展出 18 幅猫。有具象写实的、有抽象简约的、有装饰性的,这些作品全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和对猫的热爱而创作。其绘画是一种对自我性情和感知的发生,是一种对自我生命经验的反复观看,对大自然的热爱、对生活的热爱,对人类的朋友尤其热爱,在这些绘画创作的过程之中感受自我的存在,感受时间和空间,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内在精神世界的桃花源境,展现女性画家温柔细腻的一面和拥有一颗温暖慈爱之心。

为此次画展赋词一首:

【江城子】赋诗在此数峥嵘。万章成。木兰盛。草暖长兴,堂内且相



■傅郁云作品  
迎。戊戌维新图变法,迁往事,颂羊城。

迎来曲径踏山箒。嶂连屏。对风倾。水露云林,山涧晚风晴。学社深藏猫隐处,惊魅影,有神灵。

## 广州美术学院城市学院教师 谢莹:用直觉抒写心灵空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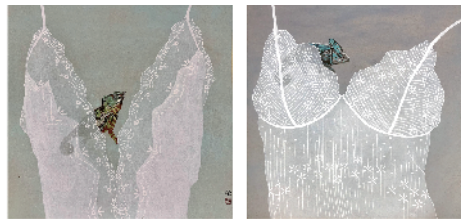
作品是画家内心最直观的展现,画画作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,已成为我观看和体悟自己生活的独特方式。花开花落,云聚云散,在享受着创作的过程中,用直觉抒写着自己的心灵空间。

过年期间刚刚完成一组作品《生生不息》,“息”是取蜥蜴的“蜥”的谐音。关于女性,人们总会联想到生育,而作为女性而言,生育只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事项,并不是必选,虽然作品的名称是“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”,但作品表达的是两种观念的冲突。

画面截取了穿着蕾丝内衣的女性的局部,内衣随着身体的扭动而呈现不同形态,这是女性在私密的空间内,才能自由展开的对于自己隐秘胴体的省视。这种省视,既包含女性意识的自我爱恋与抚慰,也具有对于现代社会生存焦虑的一种精神释放。

而作品中只有“物”的自我呈现,人物形象是隐形的。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人不存在。其实“物”的在场,以及“物”与“物”之间的关系,都携带着人的气息。“物”的命运寄寓着对一个女性的内心感受、生存经验乃至命运的书写。

我且称之为作为艺术家对女性生存经验的省视和反思吧。



■谢莹 生生不息

##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铁生工作室画家 刘爱红: 选择山水是天生的爱好

刘爱红的山水,总体而言,得一“清”字。

这个“清”,是笔路清,理路清,墨色清,画面清,更重要的是心清,性清,德清。这是很不容易的。现在很多画家,心浮气躁,急功近利,画面要么轻浮,要么粗俗,浊气重,狂怪浮夸,污人耳目。

刘爱红的山水,则能让人看见清静,这是其画作的可贵可爱处。爱红的山水,近自宾翁、陆俨少、李可染处取法,远则绍接八大、石涛、黄大痴。其画法理路,脉络井然,传承有自。若说成一家样式,则爱红或要谦让,但画有规模并有清格,则爱红宜矣,足为众人所歆叹,况爱红笔下情致婉约、江山有色!

对于山水的选择,乃是她天生的爱好。下一步,爱红将会在“清”的基础上,不断地完善自己,使画面达到“清雅”、“清逸”、“清健”的境界,她也知道,这不仅仅是技法上丰富的问题,还跟个人的学识、修养、胸襟、气度等等,紧密相关。

(摘自艺评家刘释之文)



■刘爱红 华岳幽谷